



绝密金牛座 金牛の座 眼泪

金牛座眼泪的印记
金牛座眼泪的印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密金牛座：金牛座的眼泪 / 朱洙著. —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2010.6

ISBN 978-7-5075-3173-2

I. ①绝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2031 号

书 名：绝密金牛座：金牛座的眼泪

标准书号：978-7-5075-3173-2

作 者：朱洙

责任编辑：方明亮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5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hwcb@263.net

电 话：总编室 010-58336255 发行部 010-58336270 编辑部 010-58336278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印刷：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710mm × 1000mm 1/32 开本 8.75 印张 26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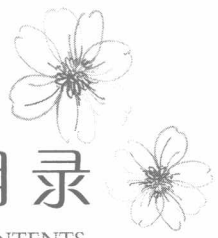
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22.8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

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 One 那年十八岁 001

她也笑了，笑得令人安慰和心暖。

她就是这样可爱得让人心疼，就是这般的绝望里还能笑得出来。

Chapter Two 杀人犯的女儿 027

喊，多没用啊你？人家说你两句你就哭鼻子了？

你不是说，人家越是看不起你，你越是把脑袋抬得高高的，再气势汹汹地顶回去吗？

Chapter Three 第一次的爱人 039

她看到他送来的玫瑰了，体验了他捧花而入时的惊喜。但王子不是来找她的，玫瑰也不是属于她的。花叶随风颤抖，好像她在风中破败不堪的心。

Chapter Four 守岁 083

他熟悉的洛离，在他的面前，散发着无法靠近的寒气。

她真的够狠，说忘记，就可以把这份感情忘得干干净净。

Chapter Five 破镜重圆 105

想想她刚刚绝情而冷至心底的目光，他再也忍不住，纵情大哭……哭那个一心一意爱着他的洛离，再也不会爱着他了，甚至连恨都不屑给予。

Chapter Six 火柴天堂 157

谁愿意背井离乡，谁愿意如此漂泊，谁愿意这般的颠沛流离……

很想做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永远都长不大，永远在妈妈的庇护下，永远不去想生活的苦难与辛苦。

Chapter Seven 新娘不是我 169

这就是成熟的代价吗？

再悲的事情，竟也可以波澜不惊地面对了，心绪竟没了悲愤，竟这般无痛苦、无起伏了。她的幸福，就这般被全盘毁掉了，而她却没再觉得痛。

Chapter Eight 爱的告别式 1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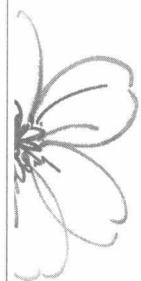
她已透明到完全看不见了，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他似处在了浩瀚的星空里，惊慌失措，四下环顾，一片荒芜。

终卷 231

那抚摸着他的人，弯下身来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带着温暖的笑容看着他，一句话不说，只是用波光粼粼的眼睛望着他……

番外：绝密金牛座 259



Chapter One

那年十八岁



JIN NIU ZUO DE YAN LEI

细雪纷飞的日子，那个男孩子喜欢着那个女孩子。
只要她开心，他也开心。只要她快乐，他也快乐。连牵
她的手，都怕吓着她。那个细雪纷飞的日子里，他与她
的爱情很纯很真，若细雪落衣，凝雪成冰，无息悄然。



如果……

真的有世界末日，上天许给每个人一个愿望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

我想……左手牵着妈妈，右手牵着你。

要死，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

可是，你到底是什么样子？

太久不见了。

我……好像忘记了你的五官。

想念肆意弥漫，在每个细胞里游走，又悄然消逝，就像皇宫酒店大厅里舒缓悠扬的钢琴独奏曲，清脆脆的敲击声似令满身的细胞都轻快起来。

叮叮咚咚，每一声都似回响在记忆的时空里，整个世界忽然安静下来，只有十八岁的你和我。

一个转身，我们错过了十年。

陈青远……

“陈青远！”老师大吼。

灰白色的走廊里静寂无人。教室里的门和窗子关得严严实实，窗子上的玻璃全都蒙着一层白色的雾气。

那少年“嗯”了一声就抬起头来，起身的同时，还打了一个呵欠，一脸没睡醒的样子。他抓了抓睡乱了的头发，再一脸茫然地看向老师。

“你叫我啊？”

“是啊，我叫你喝茶啊！”

老师气愤地把陈青远的本子从那摞本子里抽了出来，将它在半空中扬起，问陈青远：“你能告诉我，上个星期布置的作文，是你自己写的吗？”

陈青远抓抓头发，想都没有想，脱口而出：“我抄的！”

“抄的？”

“是啊，作文书！”他说着，竟真的从桌肚子里拿出一本书来。

“《高中作文精选》？”老师惊讶。

“喏，就在这一页！”

他干脆将书拎在手里，指给老师看。

老师哭笑不得。

“陈青远你很诚实！但太没‘抄德’了，‘老大娘’你抄成了‘老大狼’，‘姑娘’你抄成了‘姑狼’，‘狠狠地’……你居然可以抄成‘狼狼地’？你跟狼有仇啊？是不是要对着咬一口啊？”

一阵哄堂大笑在班级里蔓延开来。

“还有洛离！”老师看向洛离，“你们俩倒真是很有默契啊，连作文都抄得一模一样！”

老师开始发脾气，将手里的本子掼在了讲台上。

不晓得是哪个在下面喊了一声：“这就叫妇唱夫随！”

轰地一声，大家哄笑起来。

“啪！”老师拿起讲台上的钢化杯子在桌子上狠狠一放。

“笑什么？笑什么？啊？一个一个跟个二百五似的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里稀里糊涂的，你们啊你们，高三了！还有几天就高考了啊！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，你们完全不知道啊？你们父母把你们放到学校里是为了让你们成龙成凤，你们倒好，一个一个给我成了虫，到底想怎样啊？拿这种作业来糊弄我？是为我学的啊？”

老师吐沫横飞，说得兴起，来了情绪，又狠狠地拍了桌子，大喝一声：“洛离，你给我站起来！”

教室右边，第三排第四位的女生低着脑袋站了起来。

老师恨铁不成钢地训道：“洛离啊洛离，看到陈青远的作文和你的一样时，我还以为是他抄你的，真没想到你也抄袭啊！你是我很看好的学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？你对得起送你来学校的父母吗？……”

“啪！”老师又拍向了桌子，那动静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当然，谁也想象不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洛离，居然也会做出抄袭的事情来。

“喜欢抄是吧？喜欢抄就把今天的课文抄两遍，放学后交到我办公室里来，抄不完不许走！”

放学后，同学们都走光了，两个人留下来抄课文，洛离竟坐在教室里吸着鼻子，低泣起来。

坐在后排的陈青远从位置上站起身，来到洛离身边坐下。

“哭什么啊？不就是罚抄两篇课文吗？又不会掉一块肉，有必要委屈成这样吗？”

洛离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眼圈红红的，眼底有泪珠翻滚。陈青远看到她充了血丝的眼睛，顿时慌乱起来。再看到洛离转首不理他，他更是郁闷地大嚷：“喂，你还不肯理我啊？”

这不是明摆的嘛，洛离连看都不想看他一眼，她还在纠结昨天发生的事情呢。

——这几天天气很不正常。电视里说倒春寒来了。

昨天下午，气温都升到二十二度了。晚自习前的那段时间里，洛离照例帮陈青远和那一大帮正在打球的男生看管衣服。

那堆男生打着打着就叫嚷道：“喂，洛离，你来啊，一起来打啊！”

洛离盛情难却，加上这四月的天气，人一静下来就容易犯困。最近的天气又热得不正常，所以，为了驱走自己的乏意，她就脱了外套，穿着白色纯棉T恤笑眯眯地上了场。

人一运动，就会精神起来，哪怕是好像在蒸汽里穿行，汗水汗湿了衣服，跑得气喘吁吁，也还是能让人产生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感。

球到了洛离手上时，洛离跑步运球，后卫陈青远在洛离运球的时候守得束手束脚。洛离跟他大眼瞪小眼对视的时候，他怔了怔。借他发怔的间隙，洛离运球快攻，到篮下起脚跳投，进了！

她“哦耶”一声，竖起大拇指，笑着跳了起来。太痛快了！

同队的男生拢过来围住洛离，笑着赞道：“不错哦，真看不出来啊！”

夸得洛离不好意思地摸着汗兮兮的额头傻笑。

陈青远那队的人急得骂陈青远臭球。陈青远挽起球衣的半截衣袖，边挽边莫名其妙地生气大嚷：“我就是臭球，怎么了？”

说完，攻入围住洛离的人墙，一把把洛离扯住，扯得洛离边鬼哭狼嚎边拉着他的手大嚷：“输不起啊？干什么啊你，拉我去哪里啊你？”

身后的人起哄：“小两口吵架了，小两口吵架了！”

陈青远把洛离拉到操场一边，也不知道他对洛离说了什么，气得洛离抬起一脚就向他的大腿上踹去，涨红着脸骂他下流，骂完后捡起打球前脱在号令台上的衣服，转身就跑。

球场上的男生见状起哄似的大嚷：“陈青远，你说了什么把你老婆气跑了？”

陈青远大吼：“老你头的婆，再说这些，我爆你的头。”

他从地上操起他的衣服和书包，往肩上一甩，单肩背着，怒气冲冲地

走了。

大家都很好奇他说了什么。他到底说了什么呢？

他居然怒气冲冲地对洛离说：“洛离，你的小熊猫太可爱了吧，下一次，能不能不要穿这么可爱的小内衣啊？都让我看到了，你让我还怎么专心打球啊！看到也就算了，你还一马平川的，实在没有什么看头，拜托你别在男人堆里炫耀你胸前国宝的尊容了行不行？”

这话气得洛离一天没理他。今天又是雪上加霜，闹上了抄袭事件，洛离更是没给陈青远好脸色看。

离开学校，陈青远一直送她到家门口。一路走来，他老是在她耳边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……她被他缠烦了，推了他一把，说：“我又不是打气筒，我生什么气啊？”

“对啊对啊，女生只会生娃娃，哪里会生气啊，不过，一个人是生不出来的，诶，你愿意跟我配合吗？”

“陈青远，你这个死流氓！”她捏着拳头扯声大嚷。

他却笑道：“我怎么流氓你了？就算我承认我是流氓，你是 too！我们两个合称流氓兔！”

她举拳而嚷：“你成天滑嘴滑舌的，我最讨厌你了！”

他顺口一接：“太好了，我就是想让你讨厌！”

她狠狠地跺了一下脚，转身就走。

他在后面大喊：“诶，你钱掉了！”

她转头发现地上空空如也，才发现自己上了当。他扶着自行车的龙头，笑得直捂肚子。

她气得急走几步来到他面前，对着他的腿肚子就是一脚。

陈青远大痛，嚷着：“救命啊，杀人了，洛离谋杀亲夫了！”

刚抡起书包要打他，他却跨上车子骑着就跑。边跑还边嚷：“有人要借包杀人了！”

洛离懊恼地回家，边进院子边犯嘀咕，这陈青远干嘛老是不正不经的，每次总是把她惹生气了他才开心？

就说刚才吧，他居然说她谋杀亲夫！谁是她亲夫啊？这人说话经不经

大脑啊？

气死人了！

洛离脸带愠色，打开家门的一瞬间，却看到大厅里父亲双膝落地——他正跪在妈妈面前，边跪还边泪流满面地拉着妈妈的胳膊，像拉一具木偶似的，拉晃着。

他仰起脸来，冲着妈妈苦苦哀求，他嘶哑着声音说：“青穗，我说做生意亏掉是骗你的，我其实在外面有女人了，那女人怀了我的孩子。我要是不离婚，她就要找人把我打成残废，还有……她还说，我毁了她这辈子，她就要找人毁了我们家洛离，她那个妖精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……”

洛离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她奔过去拉着他的衣服：“爸爸，你在说什么呐？是不是喝醉了所以在说胡话？”

他反手拉住洛离的手，在洛离的惊愕下，他陡然直起身子，将一旁的洛离拉了过来。他说：“青穗，你看清楚啊，这是我们的女儿洛离啊，我不能让我的报应落到她的头上啊！那女人的干哥哥是亡命之徒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呀！”

他再把洛离拉得近了一些，“青穗，为了我们的洛离，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！”

他怎么还说得出“生路”二字？

为了给他还债，妈妈连房子都卖了，在家里没有卖房子前，成天都有人到家里来闹。他们摔凳子，打椅子，成群成群地来到家里，吵着让洛卫国出来，让他还钱，不然就放把火把屋子烧了。

就是现在，家里也成天挤满了不三不四的人，连租房子给她们的房东都怕惹上麻烦，要赶她们走。房东更是胆小怕事的人，不敢报警，怕报了警，她以后的日子就要吃不完兜着走的。

为了躲这些人，洛离一家都搬了三次家了。可那些人总是能马上找到他们。

洛离快要崩溃了。就在昨天，要债的人又跑到家里来“要钱”，大吵大闹还砸了东西，家里被砸得一塌糊涂，是报了警后才慢慢平息下来的。警

蔡叔叔到来的时候，那些人还拿着父亲打下的欠条大声地嚷嚷着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”。

等他们走了，她和妈妈收拾了残局，实在是写不出布置的作文《我快乐的一天》，于是，她只好一边落着眼泪，一边抄了一篇。

老师骂她，她不怪她老人家，因为错在自己，因为她真的抄袭了。

而那些人一个劲地逼她们，逼得她们即将走投无路。而当她莫名地承受着这一切时，她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些事竟是爸爸一手策划的。

洛离的心好像被鞭子抽了似的，正血淋淋地往下淌着血。泪水夺眶而出时，她不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爸爸。

“你是我的……爸爸啊！”她哭着说，“你是最疼我的爸爸啊……”

妈妈为了还钱，到处借债，还在外面打临时工，做“挑土”的的士司机跑夜场，凌晨三点下班，睡三个小时后，又匆匆赶到厂里上白班。为了省钱，她舍不得吃东西，晚上又睡不好，又累又饿，她终于得了胃病，泛酸呕吐，还打气嗝。可她死都不肯进医院。她说：“离子啊，钱能省就省吧，你爸还在外面躲债呢，想到他这会儿睡在什么桥洞底下躲躲藏藏的，我这心啊，跟针扎似的，疼得慌啊……我快点赚些钱回来，你爸就少受一天罪！”

后来家里没了钱，也没了房子，租着最便宜的地方住。那房子一室一厅，她连自己的房间都没有，只是在客厅拉了一道帘子，那客厅的沙发，在晚上拉开了就是她的床。没有卫生间，想要方便，还要走出五十米远，去那臭得要死的公共厕所。

洛离也节省着每一分钱，早点也不吃了，每天第二节课开始，肚子就饿得难受。有次晨练的时候，她眼睛都花了，跑步的时候，胃壁跟胃壁摩擦似的难受，好像没东西消化了，在消化自己似的，酸水一波一波地往上涌，胸口像塞了棉花，跑的时候，上气接不了下气，眼睛一黑，整个人就晕了过去。在医务室醒来后，边打着点滴边挨老师训，因为老师以为她是想减肥才不吃早餐的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她不想告诉她，就是不想告诉她。情愿把这事烂在心里，也不想让别人知道。只是在老师的絮絮叨叨下，她只好向她保证再也不节食了……

而当她哭着把这些告诉爸爸时，那个男人却只说：“我对不起你们，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来还你们，这辈子你就放过我吧，我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呀！”

男人的心一旦硬了，什么都感动不了他。

洛离哭着问他：“爸，即使你不爱妈妈了，即使你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，你也应该为我想想啊！我高三了，我高三了呀，我马上要高考了，你居然还怂恿那些人迫着我们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是在毁我，你在毁我啊！”

爸爸一脸苦求的时候，她问他：“爸，你到底是要那个女人，还是要我和我妈？”

不料爸爸想都没想，一口咬定，要那个女人。

她的脑袋“嗡”地一声大了。她从来没有感觉到心有那么痛过，痛得她说出一言半语，有什么东西堵在了心口，堵得她无法顺利说话。

父亲跪在地上，痛哭流涕。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“青穗，我谢谢你到处为我筹钱，我谢谢你为我奔波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算我对不起你，可是，我真的不想再骗你了，你跟我离了吧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，我要是不离，要是激怒了他们，我们家就没好日子过了！给条活路吧！”

何青穗只木木怔怔的，相濡以沫二十年的夫妻，她的夫……竟跪在了她的面前，让她放了他。她胃痛得把脸挤皱在了一起，疼得受不了，就用皮包骨的手紧紧地捂住胃部。

那个男人居然没有发觉她的异样，以为她皱着眉头，只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。于是他跪走过来，拉住她的胳膊，一个劲地摇晃着，不停地说道：“离吧，离了吧，我求你了！”

她的木愣无语明显是深受打击，纵使他再焦急，她也不作任何反应。

洛卫国腰间的BP CALL 催命似的响起。他的手探入裤腰，将皮夹里的CALL 机取了出来，按了下按钮，好像看到了很可怕的信息。他突然不走了，突然爆怒起来，发狠地冲起身来，对着何青穗吼道：“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你要是不离，那我们就死到一块。”

他说着，竟把腰间的皮带抽了下来，将洛离一把拉过来……

洛离惊呆了，吓坏了，惊慌失措地叫嚷着：“爸，你干什么？你……”

洛离的双手扯住脖子上紧缠的皮带，呼吸困难，血液在脑袋里膨胀，眼前渐渐发黑，连听觉都渐渐与世隔绝，却奇迹般地听到脖子上的肌肉在“扑扑”作响。

她想哭都哭不出来，只感到脑袋要涨炸了。

她一手死扯着没有弹性的皮带，一手向妈妈伸去，涨红了脸，极其艰难地求救：“妈……救我……妈，救……”

何青穗疯了似的冲了上去，对着洛卫国又撕又打：“你这个天杀的！她是你女儿！她是你女儿！”

男人扭头大吼：“与其让洛离被那些人害了，还不如死在我手里，然后我再杀死你，我再自杀。这样你就不用跟我离婚了，你就满意了——”洛卫国面目狰狞，拉扯着皮带，双手使劲，他太阳穴边的青筋已骇人地爆起。

洛离开始翻白眼了，她“呃呃”地，舌头从嘴里吐了出来。

眼看她不行了……

“我离！”尖锐的哭嚎声似从破碎的嗓音里喷薄而出，洛离的妈妈带着破碎的颤音，绝望而悲凉。她的丈夫停下了手上的力道。

她好似终于忍无可忍地放声大哭，哭得身体下滑，失重般滑坐在地。

洛卫国松了手，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，好像了结一桩心事。脸上浮起一丝得逞的笑意时，完全不顾洛离解脱后的扑地捂喉，呛了眼泪的咳嗽。

她淌着眼泪咳得猛烈，咳得仿佛连内脏都要咳出来了。可是，爸爸却不在乎她……爸爸只是催促妈妈在他拿出来的协议书上签字。

只听他说：“快啊，快点，要签就快一点！”

她哭不出来了，也发不出声了，嗓子像被人下药毒哑了。

男人得逞了，拿着协议，满意地离去。离去前，裤管与皮鞋由洛离眼前晃过。

他，连弯身扶她一把的宠爱都没有了……

心口有了龟裂般细碎的裂隙感……“滋滋”地延伸着龟裂的触角，刺生生地疼着，疼得连胸口都似被高压挤压了似的，内里的一切都被挤皱在

了一起。

门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，好像一把利刃，切断了他与她们所有的关系。

她“哇”地一声，大哭起来。

哭声撕碎了人心，那好像是她心脏碎裂时被人放大的回声——

清晨飞雪，这个冬季里的第一场雪。那少年已经守在拐角，跨骑在单车上，一脚踏地，一脚踩在翘起的踏板上，穿着面包似的深色羽绒服，带着一顶线织的绞花帽子。

天色与亮了一晚的路灯浑然一体，给雪景蒙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色调。细细的雪粉飘落下来，好像面包房的师傅向面包坯洒下细细白白的椰子屑。

陈青远似乎有些冷了，背着沉重的书包，微耸了肩，双手扶住车龙头，脸上的表情似乎有些不耐烦了。

“搞什么鬼啊，今天出来得这么晚！”

洛离的身影终于出现的时候，他支地的脚向后一滑，身体前倾，车子向前行驶起来。

他追上了洛离，跟在后面不看脸色地喋喋不休。

“你说怪不怪，我昨夜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进了一间道观，我进门的时候，接待我的不是道士竟然是个和尚，他递我一个功德薄，让我在上面写上愿望，那本子花花绿绿的，就像我们毕业时填写的同学纪念册，我拿着笔写下的第一个愿望是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，第二个愿望我居然写了你洛离的名字，等我再想写上自己的名字时，我居然写一个字就错一个字，更好笑的是，我拿着‘白雪修正液’涂改时，涂在本子上的白色液体就是干不了，还立了起来，跟方方块块的豆腐似的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”

细雪纷扬，铺着细细雪屑的水泥地上，留下弯弯曲曲的车轮碾印，一节一节的，好像巨长无比的蜈蚣。

她的球鞋鞋印延绵在身后的路上。在灰蒙天空的场景下，他不停地说着他那个奇怪的梦。而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搭理他。“滋”然一响，他车后轮做了一个简单的漂移，后轮处，抛洒出一阵雪屑。

他骑车横在她的面前，对视着她茫然若失的脸。

他一惊，随后大吼：“哪个混蛋欺负你了？”

眼泪又从她红肿如桃的眼睛里狂落下来。新的泪痕很快覆上旧的，被冰冷的风吹过，脸上刺痛无比。

他恼了，立好了车子，一把牵过她的手，把她往来时的路上扯。

“你……你要带我去哪里？”

陈青远愤然叫道：“我知道是那些要债的人又到你们家闹了，你回去清理东西，跟你妈搬到我们家里去，我们家还空着一间屋，看谁敢进我家来闹事！”

她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向前跑去。

她跑远了，跑开了，向车站跑去，奔上了一辆正要开启的公交车。

陈青远来到学校，停好了车，进了教学楼的楼道，刚走到教室门口，就看到洛离从教室里冲了出来，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。

“啊！”他惊得叫唤一声，他们两个的视线刚对上，他便看到了她满脸泪光。

她向后退了一步，离开了他的怀，他还来不及反应过来，教室里面冲出来的两位女同学却拉住了洛离。

“洛离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们不是故意说你的事情的，只是，小佑家离你家近，昨天晚上听到了你家发生的事情……只是表示关心，问你的脖子有没有事，真的没有别的意思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！”

“关心？”洛离一把推开了她们，“关心是吧？”

她一进教室，就听她们兴奋至极地说着她家昨晚发生的事情，那表情生动得像是在说评书。当“说书人”说到一处刚刚停下，“听书人”马上意犹未尽迫不及待地问：“然后咧？”

她生死悠关，而那些人却躲在门板后面看热闹！

这是关心吗？

这就他们所谓的关心吗？！

她已经够痛苦的了，没想到这痛苦还要被人像评书一样讲来讲去，他

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听得完全没发现她就站在身后。她听得淌眼泪，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才冲了出来，被她们发现，追上她后，她们那表情比翻书还快，刚刚明明还是兴奋得要死，这会儿，这两个女生却像家里失火死了人似的皱紧眉头来向她表示关心。这种关心像锥子一样，扎得人好疼，这种被扎疼的感觉，好难表达。

为什么大家都要以为她平时不喜欢发脾气，就可以任意打趣她？连所谓的关心也都会带着狗仔队似的小道消息？

没错，她是金牛座，她是以温顺著称，最不会发脾气的金牛座。

但不发脾气不代表不会发脾气，牛儿温顺，也不代表它气愤至极时它那双具有攻击性的角儿只是个摆设。

她真的急了，她真的怒了，她真的受不了自家的隐私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“招摇过市”。

揭开心口伤疤，让污浊的皮肉暴露于空气之下的感觉，真的好难表达。更受不了这两个追上来的女生变脸变得如此之快。

“你以为……你们是说评书的吗？啊？”她噙着眼泪推开了她们，“我谢谢你们带着好奇的关心，谢谢你们知道我家发生的事情，更谢谢你们知道我爸差一点勒死我，你们还想看看我的伤口。你们想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是吧？你们想看是吧？我让你们看，我让你们看……”她一把扯去脖子上的围巾，一把拉下厚重大衣的竖领扣子，在准备脱下大衣的时候……

“你发什么疯啊？今天零下七度，你在这里脱衣服？你要不要命了？你病了你妈怎么办？”边上的陈青远突然冲她放声一吼，吼得她一怔，怔完后，哭得把手垂了下去。

那放声一吼，让她的心奇迹般地注满了一注温暖。

陈青远紧抿着嘴唇拢近身来，他面部的线条绷得紧紧的，他弯下身去将她扯下的围巾从地上捡起来，又帮她把大衣的拉链拉上，再帮她把围巾围上。

她自始至终地看着他的眼睛。他竟一把拉住了她的手，把她拉进了教室。

在男生和女生多说一句话都会被弄成新闻的特殊年代，他竟毫不避嫌，毫不在乎地拉着她的手走进了教室。